宋元學案卅二

黎齋 廣平宋定川 槐堂諸儒

D仁13
485
62

B
28
32

東吉學校

袁燮——子肅
東萊復齋象子甫——
山門人
白水玉山三
山芮氏襄陵
再傳
元城龜山譙
氏武夷紫微
橫浦三傳
涑水明道伊
川榮陽了翁
鳥山和靖四
傳

孫
袞——曾孫袁
洪揚祖別見慈湖學案
陳宗禮
眞志道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史彌忠
史彌堅
史彌鞏
史彌林

所錢支那有物

門號 D 13

史守之 並見慈湖學案

胡誼

胡謙

朱震

徐愚

舒衍

孫枝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朱介

魏梁

洪揚祖

傳正夫 並見慈湖學案

鄭節夫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邵叔誼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袁韶 曾孫枏 別見深寧學案

私淑 眞德秀 別爲西山眞氏學案

劉宰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陳傳良 別爲止齋學案

舒璘

沈煥 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楊簡 別爲慈湖學案

趙師淵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並絜齋講友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黃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校刊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

絜齋學案

祖望謹案慈湖之與絜齋不可連類而語慈湖泛濫夾雜而絜齋之言有繩矩束發先我言之矣述絜齋學案（梓材案絜齋學案又案絜齋一作潔齋潔經典多作絜省文爾）

呂陸門人汪許再傳亦附金溪學案謝山始別爲絜齋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

袁燮字和叔鄞縣人知處州轂之元孫也先生生而端粹專靜

乳媼置槃水其前玩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乾道初入太學時陸復齋九齡爲學錄先生望其德容肅然亟親炙之同里沈叔晦楊敬仲舒元質皆聚于學朝夕相切磨登淳熙辛丑進士第授江陰尉寧宗卽位爲太學正是時黨禁興朱文公及趙忠定汝愚等相次去國先生亦以論去久之歷司封郎官因對言陛下追思彭龜年臨朝太息今正人端士不乏願常存此心急聞愷切崇奬樸直天下何憂不治爲國子祭酒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己忠信篤實爲道本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聞者竦然有得士氣益振爲禮部侍郎史彌遠主和議先生與同鄉相好與力爭被論罷後知溫州進直學士奉祠卒疾革猶著述弗倦或勸之少休先生曰吾以此爲笙鏞箎磬不知其勞也初先生遇象山于都城象山卽指本心洞徹通貫先生遂師事而研精覃思有所未合不敢自信居一日豁然大悟因筆于書曰以心求道萬別千差通體吾道道不在他慈湖與先生同師造道亦同而每稱先生之覺爲不可及學者稱之不以爵氏而曰絜齋先生賜謚正獻子甫雲濠案先生伯子喬嘗錄家庭所聞爲絜齋家塾書

鈔十卷四庫收入經部攢爲十二卷又絜齋集二十四卷梓材謹案眞西山爲先生行狀云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之正傳公從之遊所得益富孔嘉陳公傅良明舊章達世變公與從容考訂細大靡遺是先生嘗師東萊友止齋而究其所歸宿者則象山也先生訓語爲建昌傅正夫所錄見西山文集

人生天地間所以超然獨貴于物者以是心爾心者人之大本也此心存則雖賤而可貴不存則雖貴而可賤大哉心乎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

直者天德人所以生也本心之良未嘗不直回曲繚繞不勝其多端者非本然也

中庸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維此大本不必他求卓然不貳萬善咸具古人所以兢兢業業不敢少懈者懼其貳也

心本不偏制行而原于心斯不偏矣

道不遠人本心卽道知其道之如是循而行之可謂不差矣然未能爲一則猶有閒也執柯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謂其未能無閒則雖近猶遠爾惟夫全體渾融了無閒隔則善之至也

吾道一以貫之非吾以一貫之也舜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若致力以行之則猶與仁義爲二也

人心至神翳之以欲則不神矣

此心此理貫通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

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勵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于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

觀內不如觀外觀物不如自觀補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呂成公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于人遂終身無暴怒絜齋見象山讀廉誥有感悟反已切責若無所容前輩切己省察如此補

又曰絜齋先生爲樓名以是亦曰直不高大爾是亦樓也以至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亦莫不然至于宦情亦薄曰直不高顯爾是亦仕也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廣大高明我固有之朝夕磨礪必欲追古人而與俱若徒儕于凡庸而曰是亦人爾則吾所不敢也補

百家謹案眞西山言絜齋之葬慈湖銘之其大節摹寫盡矣考之慈湖遺書無有也卽舒廣平墓誌亦慈湖所作廣平言行錄載之而遺書亦闕古來文集旣多不傳傳者又復不全若此可嘆哉

謝山城南書院記曰四先生之中長庚曉日最光顯于暮年者文元與正獻也而文元之教不如正獻之密蓋槐堂論學之宗旨以發明本心爲入門而非其全力正獻之言有曰學貴自得心明則本立是其入門也又曰精思以得之競業以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多守前說以爲究竟是其稍有所見卽以爲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于狂禪以文元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豈謂于操持之功有闕而其教之以明心爲言蓋有見于當時學者陷溺功利沈錮詞章極重難返之勢必以提醒爲要故其說偏重而不自知其疏豈意諸弟子輩不善用之反謂其師嘗大悟幾十

小悟幾十泛濫洋溢直如異端而幷文元之學而誣之可
爲浩歎者也使其如正獻之教寧有是乎正獻之奉祠而
歸日從事于著書或請小閒則曰吾以之爲笙鏞筦磬不
知其勞其答文靖諸子書惓惓以多識前言往行豈非與
建安之教相脗合乎且夫有宋以來大儒林立其子弟能
守其緒言者甚多而再世並爲大儒則不概見蓋前惟武
夷胡氏籍溪致堂五峯茅堂連枝接葉以大文定之傳其
後惟袁氏實生正肅以爲晚宋無先之者則書院之建也
微特非袁氏之學統所得而私抑豈吾鄉之學統所得私
哉

雲濠謹案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碑文云絜齋謂當通知古
今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又爲碑陰文云絜
齋之父通議公子會見甕牖閒評一書特說部耳至其折
節忘年問道于定川因使絜齋叢事之則知其從事于躬
行之實非徒治聞者流也通議名文其所著又有名賢碑
事手鈔三十巨帙無一字不概見絜齋所作墓表

絜齋講友

文節陳止齋先生傅良別爲止齋學案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並爲廣平定川學案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別爲慈湖學案

常丞趙訥齋先生師淵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絜齋家學汪許三傳

少卿袁晉齋先生肅

袁肅字㠯㠯絜齋之子也從廣平于新安其後知名于世

梓材謹案先生號晉齋慶元五年進士官至少卿嘗知江州蒙齋文集有和晉齋兄韻云晉齋作詩誨語勤勑觀詩末章荷兄警余又和晉齋兄韻三章其首章云不愛金章紫綬紛欣然玉局自安居其卒章云家塾提綱屬晉齋絜齋氣脈遠乎哉

正肅袁蒙齋先生甫

袁甫字廣微絜齋之子也嘉定七年進士第一累官權兵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謚正肅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以自得爲貴又從慈湖問學自謂吾觀草木之發生聽禽鳥之和鳴與我心契其樂無涯云著有蒙齋中庸講義四卷所闡多陸氏宗旨陳宗禮洪揚祖其門人也修

經筵講義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臣聞欲善惡惡人人所同此上帝降衷之良心也今語人曰汝爲天下之善人則莫不躍然而喜推己欲善之心人之有善則必喜談而樂道之又從而左右羽翼之惟恐其美之不成也又語人曰汝爲天下之惡人則莫不拂然而怒推己惡惡之心人之有惡則必哀矜而憫念之又從而訓誨正救之惟恐其惡之終成也此其用心洞洞乎其公也休休乎其大也是眞可以爲君子人也乃若小人則反是人之有美惟恐其成也嫉之壞之而已耳人之有惡惟恐其不成也誤之陷之而已耳此其用心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知有私而不知有公是眞可以謂之小人也嗚呼人主每病于君子小人之難察也豈知觀人之道不必觀諸他而當觀諸心人孰無善善惡惡之心哉能視人猶己者

則爲君子不能視人如己者則爲小人此觀人之法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臣聞聖門所謂文者非詞華之謂也夫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顔淵曰博我以文所謂文者卽道也彝倫之懿粲然相接者皆文也三千三百待人以行者皆文也孔子振木鐸于衰周正將以續斯文之將墜耳一時以文會友莫盛于洙泗麗澤之兌何往而非斯文之講習哉既曰文而又曰仁同乎異乎曰文者其所著見而仁者其根本名異而實同也會之以文蓋所以輔吾之仁也聖人切切于求仁造次顚沛未嘗暫舍終食之間未嘗或違孔子告顔淵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蓋言爲仁專在乎反己己不自力他人奚預焉今曾子取友以爲仁亦曰輔之而已雖用力在己而又得良輔則切磋琢磨之益日增而克己復禮之功亦多助矣噫後世師友之道不明學者但知雕蟲篆刻破碎經旨以是爲文所謂輔仁者漠然不知爲何事平居既無講貫之素一旦出而事君不仁而在高位蠹國賊戕賊師友皆不仁者之爲也爲國家者果何賴于若人哉然則修明師友講習之學豈非人主之急務乎

顔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顔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案顔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夫具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而有此身此身本與天地相似與萬物一體如之何而克己曰

己與天地萬物本無隔也而認八尺之軀爲己則與天地萬物始隔矣故惟克己則洞然大公不見有己矣何謂克曰以艮卦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觀之則是內不見己外不見物而克己之義瞭然矣克己何以能復禮曰禮者周流貫通乎天地萬物之間無體無方無不周徧人惟認八尺之軀爲己于是去禮始遠苟不認己爲己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禮也吾亦天地萬物中一物耳無往非禮而何有于己哉故不克己則禮失既克己則禮復又發明之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玩一日字正所謂朝聞道也正所謂我欲仁斯仁至矣凡人昏昏于物欲之中如醉如夢一日勇決無牽制無拘滯無二三此身與天地萬物了無阻隔人卽己也己卽人也天地萬物皆非形軀之所能間也故曰天下歸仁焉言天下皆在吾仁之內也禮之復也非是外復仁之歸也非是外歸本一而非二也又發明之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前之己而曰克此之己而曰由豈有二己哉曰非有二己也塵去鑑明而卽此鑑也雲消月皎而卽此月也未克己之前雲也塵也皆蔽我累我者也烏可以不克既克己之後月也鑑也本如是光明本如是瑩潔動靜闔闢變化運用何所不可故曰由言爲仁在我而已豈由他人哉顏淵既領會夫子之大旨而猶問其目者蓋聖門師弟子之間學聚問辨不造其極不止也克己復禮特大綱也又有條目焉所以再叩夫子夫子舉視聽言動四者告之蓋四者卽己內事也己視己聽己言己動皆己也然微有非禮則是爲己

所蔽也爲己所累也夫惟非禮則勿視非禮則勿聽非禮則勿言非禮則勿動無斯須頃刻不在禮中則是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至此尚何己之足累哉顏淵卽慨然承當此任曰請事斯語事云者言從事于此也聞聖言而不能行者不足以言事矣嗚呼顏淵陋巷匹夫耳聖師勤勤啟發猶有天下歸仁之言況人主奄有四海必欲人人皆歸吾仁可不奮一日克己之勇置此身于禮度之中哉如曰此事由人而不由己則雖聖人亦無所用其力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臣觀夫子答仲弓問仁與答顏子之意一也說者但知夫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而不知告仲弓者亦克己復禮而初無異旨也禮器曰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夫大祭之禮至于饗帝則無以復加此可以觀禮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夫大賓之禮至于兩君相見則無以復加此又可以觀禮矣此章所謂大祭大賓者皆禮之盛也一出門之間而儼然如見大賓一使民之際而肅然如承大祭當是之時此心之清明靜瑩爲何如哉故曰如此而後君子知仁焉而春秋左氏傳載曰季之言亦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之則也由是言之仁禮本一源禮在是仁卽在是矣而人

之所以不能動合乎禮者何也有我之私累之也人有不欲而施于我我必有所不平我有不欲而可施于人乎通人己爲一則己之所不欲人亦不欲也非人之所欲者斷斷乎不可施于人如是則此心洞然大公了無間隔施之于家邦人人在春風和氣之內而又何怨之有然則勿施不欲卽克之謂大祭大賓卽復禮之謂而邦家無怨卽所謂天下歸仁夫子之告仲弓卽其告顏子之旨也回雖皆在德行之科足以傳夫子之道故雍也請事斯語亦奮然承當與顏淵一同熟誦此章深味厥旨于無怨一語尤當玩索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爲國家而使一夫有怨心則足以感傷和氣矣欲人之無怨惟仁者能之而爲仁之要不外乎克己復禮聖人垂訓

萬世其明白的切如此

蒙齋文集補

慈湖先生之訓曰舜曰道心明心卽道也何道也熙帝之載亮采惠疇凡流行乎事物之間理當如是而不容不如是者何往非帝載乎非道心乎從五典敘百揆穆四門納大麓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察璣衡觀羣后舉元凱去四凶是帝載也皆道心也舜命禹昌言禹自敘刊木濬川暨稷益播奏艱鮮與凡懋遷之事是帝載也皆道心也嗚呼果可以有精粗本末論哉果可以無精粗本末論哉果可以置有無精粗本末之論哉　樂平楊文元公遺書閣記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蒙齋文集二條其一條移入慈湖學案

雲濠謹案謝山輯二袁先生文鈔引曰二公之文頗相肖較之慈湖則平正而覩廣平尤暢達焉其在南宋亦名家也清容居士在元文中爲眉目接剡源之文統然觀其集源流頗自二公而出清容之祖衛公絜齋之徒也衛公得師而不能傳其學而清容亦僅傳其文云

附錄

蒙齋題慈雲閣詩曰不見慈湖二十年憂心如醉復如顛我來忽見慈雲閣恍若慈湖現我前補

絜齋門人

左司朱勵志先生元龍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文清史自齋先生彌忠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華文史獨善先生彌鞏

史和旨先生彌林

朝奉史先生守之

知州史先生定之並見慈湖學案

胡先生誼

胡先生謙合傳

胡誼字正之胡謙字牧之奉化人師事絜齋兄弟文學皆爲鄉黨表式

宗羲案眞西山言與袁肅同年視絜齋爲丈人行而于其德學則願師焉是絜齋門人之盛亦可知也而簡編殘缺安得起故老而問之梓材案黎洲原本惟二胡先生與朱左司袁彥涪爲絜齋門人故有是語

朱坦齋先生震

朱震字震之號坦齋安吉人也少徒父宦青陽朱子一見奇之
受業于絜齋袁氏嘗與友人論顏子一閒未達曰以心體之其
閒自見或論持敬先生以為只須言存誠晚年嘯傲林泉讀書
自樂義理精洽有益泉集二十卷補

都曹徐先生愿

徐愿字恭先昌國人也開禧進士受業袁正獻公之門為高弟
蒙齋昆友俱推服之故其學為有本其任福建提舉勘定黃勇
之難所至泹事精勤而操守介潔出其緒餘為文辭亦超出流
輩補

舒先生衍

舒衍原名沂字仲與鄞縣人初從袁正獻公遊氣貌清臞若不
勝衣而志念殊不碌碌習禮經作舉子業屬辭奔放不為場屋
程度所窘東正獻甚異之曰此子未易量也與之深語益知其
勉自植立修身進德之要未嘗忘于心嘗登名禮部試輒不利
發憤讀書青燈熒然夜分未寢正獻謂其非徒擷菁華膏筆端
而止古人堂奧將策而進焉後親炙沈端憲楊文元二公又從
東萊呂忠公子約質疑請益聞見日廣智識日明而踐履不倦
色養以孝聞侍疾彌旬衣不解帶執喪哀毀寢處不離次蔬食
三年兄弟自為師友非義理不談論古人物分別邪正如辨黑
白閭善人為時用則喜苟非其人憂見于色表裏眞淳鄉黨信
重之稱其賢無異辭參絜齋文集

監嶽孫先生枝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進士朱先生介

布衣魏先生杞

正字洪錦溪先生擢祖

傳先生正夫 並見慈湖學案

鄭先生節夫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機宜邵先生叔詣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太師袁彥清韶

袁韶字彥清鄞縣人清熙中進士官左司郎中常爲伴官使者不敢慢語後爲浙西制置使卒贈太師越國公

謝山跋宋史袁韶列傳曰袁越公韶爲執政世皆指爲史氏之私人而卒以史氏忌其逼己而去蓋嘗考其事而不得也延祐志云李全反山陽時相欲以靜鎮公言揚州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崔福卞整皆可用適崔以閫命來樞府公夜與同見故事相府無暮謁者公力言崔可用相疑不悅卒罷政歸是傳出于越公曾孫清容之手宋史亦本此及讀清容集則公尹行都築射圃以馮將軍射法每旬校閱山陽弃兵公責時相不發兵坐視以至去國于時領兵殿巖者幾欲承受風旨襲夏震事以報私恩然則史袁相逼果有不可言者讀宋史者所不知也越公少爲絜齋之徒不能承其師傳呈身史氏以登二府其晚節思扼其吭而代之進退無據雖所爭山陽事史屈袁申然以越公之本末言之要非君子也

絜齋私淑

文忠眞西山先生德秀 別爲西山眞氏學案

文清劉漫堂先生宰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蒙齋門人 汪許五傳

正字洪錦溪先生揚祖 別見慈湖學案

文定陳先生宗禮

陳宗禮字立之南豐人少貧力學從袁蒙齋遊登淳祐進士積官至參知政事理宗時嘗言星變在修德布政以回天意度宗即位上疏言恭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上曰孝宗家法惟賞善罰惡爲尤謹因言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舜不能治天下信不可不謹又言天命人心因其警戒而加敬畏天命未有不可回因其未墜而加綏定人心未嘗不可回及弃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盱江郡侯謚文定所著有寄懷斐稟曲轅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辯管見人物論 參史傳

監稅眞先生志道 別見西山眞氏學案

蒙齋續傳

教授袁先生甫 父徯

袁甫字德平絜齋之會孫蒙齋之孫也父徯通判潭州先生以安定書院山長授海鹽州儒學教授未拜而卒族子清容楠表其墓曰方至元十五六年閒故家猶亡恙時君年二十楠年十四五私相議曰宦族久當圮宜蚤爲傳遠計未幾正獻宅火甫城南遂各盡晝夜潛源鉤思探索幽隱以黼陳辭爲己任考閱

蜀東浙元嘉湖南江西之儒先合其異同不在于貴耳雜書龔訛輯言行者尊之吾與子所當辨更二十年各宦遊四方君以憂窘困躓酒酣語豪卒不少貶折詩筆益溫雅簡潔察其學猶以昔所言自任參清容居士集

梓材謹案謝山學案劄記云袁袠有贈仇仁近詩攷兩浙名賢錄仁近名遠號山村爲溧陽州教授工詩文

彥涪續傳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別見深寧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五終

舒璘——子釿

子鉦　德觀子重持之壻

子銑　晦翁南軒東萊象山老楊門人

子鍇　延平白水籍溪屏山五峯子

鏞　紫巖庶民息齋劉氏玉氏玉山三山芮氏再傳

李元白——子以稱

子以制

元城竈山和靖譙氏武夷得全紫微豫章橫浦三傳

從孫津——李消孫

從孫許——子以安劉

凍水明道伊川榮陽子翁鷹山子文四

傳

袁蕭　別見絜齋學案

羅子有

鄧夢貞

汪行簡

戴沆

舒琥
廣平兄

舒琪——諸葛生
廣平弟
並象山門人

沈煥——子　傳會

公權子
復齋門人
大涵襄陵再
傳
伊川三傳

子　魯會

子　省會

子　敏會

竺大年

舒行別見絜齋學案

舒釬見上廣平家學

呂喬年　別見東萊學案

沈炳
定川弟
象山門人

楊簡　別爲慈湖學案

袁燮　別爲絜齋學案

呂祖儉 別見東萊學案

廣平定川講友

楊琛

廣平同調

慈谿馮雲濠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餘姚黃宗羲原本

黃百家纂輯

鄞縣全祖望補定

廣平定川學案

祖望謹案楊袁之年輩後于舒沈而其傳反盛豈以舒沈之名位下之與噫是亦有之然舒沈之平實又過于楊袁也四先生中沈先生師復齋宋史混而列之道廣平定川學案梓材案舒沈二先生黎洲本並在金溪學案謝山始立爲廣平定川學案

張陸門人 胡汪再傳

文靖舒廣平先生璘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也婦翁爲同里童大定楊文靖公弟子也故先生少得聞伊洛之說先生狀貌不踰中人而雅有大志恥以一善自名每自循省苟不聞道何以爲人汲汲乎如飢者之索食遊太學結交皆良友時張宣公宦中都請益焉有所開警朱子與呂成公講學于婺徒步往從之以書告其家曰倣躰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又與其兄琥弟琪同受業陸子之門兄弟皆頓有省悟先生則曰吾非能一蹴而至其域也吾惟朝夕于斯刻苦磨厲改過遷善日有新功亦可以弗畔云爾于是躬行愈力德性益明其學以篤實不欺爲主成乾道八年進士爲江西轉運司幹官有忌之者望風心議及與之處了無疑閒教授徽州徽之士習久壞先生奮然曰士之美惡獨不在我乎則以身率之教以日用常行之道諸生漸知所向方先生不憚勤勞日日詣講隆冬酷暑未嘗少息築風雩亭以時會集暮夜亦開往日有講求涵泳之功質有頑鈍不善者循循善誘不敢加忿疾端渠矱以感格之謂諸生曰某亦幼不知學及壯入成均藉師友發明以拯淪胥之患今欲以其所同然者公之君輩新安宿儒楚楯汪廷佑等先生以書幣延之爲學正有辭不至者卑詞宛轉託其親友以致之使學者知所矜式又著詩禮二解以授學者時沈公叔晦爲國錄先生曰師道尊嚴吾不如叔晦若啟迪後進吾不敢多遜于是司業汪逵首欲薦先生或謂舉員已足逵曰吾職當舉教官舍元質其誰先卒薦之留丞相正曰天下第一教官也而徽人亦曰吾鄉學

問之途賴先生室而復通先生素以天下爲己任雖居冷官未嘗忘世事時時爲徽之牧守言荒政茶鹽常平義倉役法皆鑿鑿可見之施行牧守雖不能盡用間有所採尤留心中朝治亂之故樓宣獻公授舍人先生貽之書曰十月震電甚異大防當思所以爲宗社久安計不致以賀詞進寧宗卽位先生貽徐忠文公書曰聞山陵地尙未定聞大安宮只就南內又聞新君猶未得躬問寢禮不審遲疑何故某憂國之念搖搖如懸旌又曰民命病極矣水災甚廣中朝會作利害事拈出否又貽陳郎中英仲書曰集賢總百官晦翁侍講席諸君子亦次第位乎朝矣而傳聞時政尙猶泮渙事固不可以驟然今日諸賢大約回護之功多而誠實之意少上焉者議論不切事情下焉者秖欲相

安無事雖有憂國之心未有善後之機日復一日機不再來甚可憂也及聞諸公多求退先生又貽之書曰某不勝杞國野人之憂若皆相時潔身以退緩急將誰任已而朱文公等相繼去國先生歎曰吾輩短氣矣呂忠公南寓先生貽之書曰所冀緝熙學力不臻不緇否泰循環吾道未必終窮也蓋先生之惓惓世道者如此初諸公欲薦先生皆力止之曰是非吾志也其後自禮部尙書九表以下推挽者衆不得已受之然不稱門生嘗答諸舉主書曰利欲之移人孔門自顏閔之外如仲弓子夏子路子張之徒皆未免厥後去益失已僥倖于富貴利達者衆而孟軻氏灼見義理之原欲挽其弊而返之于是有龍斷之喻墦間之喻鑽穴之喻所以起天下羞惡之心而世莫之聽上之所

謂旁求俊彥既喪下之所謂素位而行又乖故上則挾富貴以
臨下下亦冒廉恥而干上薦之者既自以爲恩于彼而受者亦
以爲恩于我遂使聖人舉賢之公道一變而爲干祿之私情拜
爵公朝謝恩私室門生恩府之稱自唐以來數百年名卿大夫
亦未能變豈不曰人皆有欲貴之心人應有報德之事彼既以
知己遇我吾不委己而歸之非人情斁抑不知古人之事上苟
理義相同則志意交孚其合也講道于一堂其睽也晤對于千
里出處用舍禍福利害其關節脈理之相應雖無私情之感而
斷金之利蓋有終其身而不忘者苟其舍是而必欲委己以露
其感恩之狀所舉賢邪知己之報固當不然見利則逝見便則
奪而亦何恩之有蓋勢利之交出乎情道誼之交出乎理情易
變理難忘也諸舉主得書亦雅重之遷平陽縣以太守政頗苛
舉民病上告辭嚴義正太守爲之改容聽斷訟獄人服其平踰
年自喜曰簿書鞅掌幸不至以勞勤喪本心蒙雜而著聖言豈
欺我哉秩滿通判宜州未赴卒徽之士子祠之學宮楊文元公
嘗曰元質孝友忠實道心融明袁正獻公則曰元質平生發于
言語率由中出未嘗見其一語之妄所謂有孚盈缶者樓宣獻
公亦曰元質如熙然之陽春所著有詩學發微詩禮講解廣平
類稾雲濠案史傳詩禮講解作于教授新安時今佚文靖集二卷行世 滄祐中賜謚文靖先生
嘗自言樸拙不能文章然滄祐詔正文體特舉先生文稱其厚
重質實以爲世鵠子求得其類稾殘本讀之則固德人之言也
五子曰鉌鉞鍇鐫皆能傳其家學未嘗一毫苟求鉌爲沈端

憲堉銑爲楊文元堉修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袁楊以顯達其教大行然較其年齒資格則在舒沈之下宋史作舒沈傳寂寥短簡不足以見其底蘊黎洲始求得廣平類稾殘編其中有足資考證者予因據之別爲舒傳又近得定川言行錄因據之別爲沈傳微特學案所關他日有重修宋史者亦將有所采也夫

廣平類稾

成物之道咸在吾己我念無虧精神必契一或有欠無限格言總成虛語端知爲己之學誠不宜一毫有虧損也

持敬之說某素所不取我心不安強自體認強自束縛如篾箍桶如藤束薪一旦斷決散漫不可收拾理所宜然夫子教人何嘗如是入孝出弟言忠信行篤敬出門如見賓使民如承祭此等在孩提便可致力從事無斁則此心不放此理自明以上簪葉養源

家庭鄰里蕩子弟耳目者不少所藉以浸灌者特指授間示之言行規矩俾觀感于精神之妙同上○補

此身不過天地間數十年之物而昭然理義蓋千古不磨平時要著明處不可以數十年之物而失其所謂不磨者與呂子約本原既明是處流出以是裕身則寡過以是讀書則畜德以是齊家則和以是處事則當答袁恭安

郡庠規模只如家塾日導其良心俾與聖賢不異就日用間知

簡易明白處與之講究勉焉孜孜不敢責效 同上 ○補

平時以聖賢經書前輩議論粧裹作人自己良心先不明白一旦處外境不動難矣 答劉淯之

書曰德惟純一動罔不吉純一是心乃克主善善爲吾主動靜皆應雖酬酢萬事罔有他適則向之所謂雜者自無所容立矣不然雖外境若相宜而失己殊甚欲其日新難矣 答趙公夫

宗羲案廣平之集久不傳矣近得之其子孫所論常平茶鹽係長義倉荒政皆鑿鑿可見之行事而言學者甚寡則其遺逸者尙多也今刪節一二亦可以知其大槩矣

梓材謹案梨洲所錄廣平類稾八條今以其一條移附西美傳後又一條移入晦翁學案又謝山續錄二十一條今移附沈季文傳後一條又爲羅子有立傳一條又移入徐陳諸儒一條

象山行狀載有子伊川事鄙意謂此等未易輕以告人人情欺蔽道心不著不知者徒生矛盾既知之彼自能辨此閒尊晦翁學甚篤某不暇與議良心既明往往不告而知用是益知自反不敢九人 與楊敬仲 ○以下補

祖望謹案此條不無可議末二句則聖學之至醇者

某人去國彈章與所聞皆合不知此老何事至此隨物變遷學問不見實地吾儕正自可畏相與勉進以堅己道爲幸 與袁和叔

吾友筆下取科第有餘然所歉不在此只大本未明故筆下多□□□□□

耳根易熟要須成德爲行乃爲實地 答楊叔中

與世不偶此不在他人更須自反使在我日用嚴密人當自信

若彼此立見非無我之道

六經旨趣深長平時學有根源發之自不可揜近人欲務新奇巧于穿鑿輕躁浮露殊乏器識 以上通答都漕

吾兄趨向甚佳更乞相與切磋毋逐外毋守氣反觀內省以充厥德 與江司法

平生荷師友箴警至頑不入處雖叱罵亦欣受 答徐主簿

人之良心本自明白特患無所感發一朝省悟邪念釋除志慮所關莫非至善

爵祿甚輕名義爲重 以上與樓大防

窮達外境無累厥心 與黃子耕

良心之粹昭如日月無怠惰鹵莽之念則聖賢可策而到 與汪

人心易明亦易惰 與徐子宜

朋友在利達者類不滿人意故口官不敢入都□□□□

平生志趣不敢爲矯激事但覺汲汲于利祿求薦與夫委身人門皆中心所不安故不爲 答薛象先

好樂貪羨之心掃除不盡是心終不獲與聖賢同蓋天之付與于我者其良心之粹無好樂無貪羨擴然大公惟理之順聖賢先獲我心之同然故窮達用舍安于理義之常 謝傳漕薦舉劄子

祖望謹案先生有謝薦舉啟云欲貴雖人心所同枉道則君子所恥苟非其義而祿以千駟寧爲之範而不獲一禽故道可爲邦甘居陋巷人爭言志獨樂舞雩固非矯激以

沽名是乃從容而就義某質則甚陋學不自強尙論古人雖信有爲亦若是退省終日欲求寡過而未能一覩頹風益乖雅志富貴是所欲亦何至求龍斷而登妻妾尙知羞又豈可乞墦閒之祭方將辭尊居卑而辭富居貧敢意以賢詔祿而以功詔爵忽蒙特達莫稱奬提所到未可量殆使益堅其素履我心不可轉庶幾無負于殊知若乃私第公朝古人至戒門生恩府叔世鄙辭既非先進所樂聞亦豈後生之敢效先生不以文自命然如此駢語非浮溪野處所能爲也

謝山廣平先生類稾序曰舒文靖公之學得于其婦翁童持之故楊文靖公高弟也文靖未成進士又受業于張公南軒因徧求益于晦翁東萊而卒業于存齋四先生之中莫若文靖之淵源爲最博其行亦最尊其生平所著詩說禮說皆爲經學之宗廣平類稾則其文也寶慶志云嘉定初朝廷革文弊選前輩之文以範後學舒文靖公實冠編首世知文靖之理學而不知其文爲當時宗仰若此當文靖時巨公元夫甚多乃以其文冠者蓋其心氣和平而議論質實足以消詭誕之習俗嘗聞諸清容之言以爲涪熙以後多竊取國策莊周之詞事遠起而輟語未畢而更斷續鉤棘荒唐變幻淪胥而莫能以捄斯其所以亟取于文靖之文也夫行狀稱文靖于舉主無稱門生者今觀其謝薦諸啟皆引古誼以相規大儒風節不肯少屈如此是豈

可以區區文字目之哉

雲濠謹案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碑文云廣平經術深于詩禮而尤爲吾鄉說詩大宗又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一曰舒公廣平之在陸氏猶朱子之有勉齋也聞人有詆朱子者于陸可知廣平輒戒以不可輕議則必欲排朱以申陸者非眞有得

象山門人

鄉貢舒先生琥

舒琥字西美文靖兄也鄉貢進士共學于陸子兄弟家居講貫若合符契罔有差別陸子稱其樸茂無他蹊徑云

附錄

廣平答劉淳之書曰西美先兄進學之初親庭甚喜先妣未能無疑一日問曰爲學儘好萬一飢餓如之何曰飢餓自當順受若不知學必須隕穫失措寡廉鮮恥惟知學乃能安于義命隨順區處終不至喪身失節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妣氏聞之乃釋然大喜補

舒先生琪

舒琪字元英文靖弟也共學于陸子家居教授鄉曲子弟亹亹可觀慈湖雅重之

復齋門人焦許再傳

端憲沈定川先生煥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也父鎭東簽判鉄嘗受業焦氏以私淑程子之學里中奉爲人師先生少卽潛心經籍精神靜專未嘗驚于末習頎而美髯偉儀觀尊瞻視音吐鴻暢試入太學時師友

道喪學校絕無講磨之功先生始一振其弊臨川陸文達公九齡同在齋舍先生以師禮事之文達曰叔晦挺然任道之資也益以取友爲急嘗曰此天子學校英俊所萃當擇賢而親不可固閉有初入學者告以同遊中可爲師爲友者甚悉時謂先生開師友講習之端得古人相勸爲善之義僉判每對客先生拱立其旁或侍酒則竟席不敢卻簽判性嚴不合意卽誨飭之先生自以資稟剛勁非所以侍庭闈疾自砭劑大書祭義深愛和氣婉容愉色數字于壁自觀省焉門人弟子決疑請益者自遠而至啟告簡嚴初若不可親已而昏者明柔者立鄙吝者意消師道益尊授上虞尉府檄所委非其義不往帥亦不敢強未嘗遣吏輕至民家政聲以最著或傳參知龔茂良意令往見之卒不赴調揚州教授未上除學錄先是教官不甚與諸生接先生以所躬行者淑諸人旦暮延見司業不樂也又言三舍取士當參以平日譽望不當祇決于一試司業不以爲然先生持之自如會充殿試考官序立庭下孝宗偉其貌遣內侍問姓名而丞相趙雄盛稱先生居官匪懈以諷切其餘忌者滋甚或謂先生姑營職道未可行也嘆曰道與職豈有二乎因發策試諸生引孟子之言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今赧然愧于中者可無其人乎于是聞者俱恨嗾御史言先生與長官爭議非安靜者宜少裁抑之以養其器他日更拔用之遂外補高郵軍教授居官僅八十日方會食監中喪然不驚敘別而去謂同事曰吾豈不知詭隨苟容以取光寵朝夕兢兢惧是憂故不爲也

初先生之與司業爭也或謂司業深情厚貌宜少防之先生曰司業過我厚豈敢逆詐哉既得罪乃知下石者不獨一人也而司業與焉先生曰果厚貌深情乎亦無怨也充浙東安撫司幹官高宗山陵有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先生以爲國有大戚而臣子宴樂飲酒自如安乎亟言于安撫鄭汝諧卽屬先生條奏且薦爲修奉官先生移書御史謂當先治喪紀使貴戚公卿之心動則芟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需索自絕于是治吏之並緣爲奸者追償率斂者歲旱分賑上虞餘姚無復流殍部使者與大帥交章薦侍從亦請召之孝宗猶記其風度曰是向爲學官人物甚偉者乎將用之而丞相趙雄已去小人百計思阻之乃作爲朋黨論列圖爲三疏士大夫三十四人姓名于下某已去某猶在以爲先生所作欲激衆怒而共排之詡議棄喧有一從臣以百口保其不然得稍息而從此不復召矣改知婺源三省合前後薦章以聞詔遷通判舒州待缺里居與鄉老史文惠王浩汪莊靖公大猷舉行義田文惠割其竹洲之別業以居先生尋病不廢讀書垂絕拳拳以母老爲念善類彫零爲憂丞相周必大聞其訃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先生于辭受取舍尤嚴嘗遊中都其帥雅知先生以其貧欲厚貽之先生曰義不可受來則難卻卽日出關故人典方面贈以金先生曰向也閒居嘗受君賜今有微祿不當兼受富人欲以女妻先生子固辭之孔嘉薛象先在太學頹然衆人中無知之者先生一見稱之以爲學問見地在

行輩中無其匹聞者未信其後果有盛名所著有定川集五卷
寧宗官其子省會理宗贈直華文閣賜謚端憲修
宗羲案楊簡舒璘袁燮沈煥所謂明州四先生也慈湖每提
心之精神謂之聖一語而絜齋之告君亦曰古者大有爲之
君所以根源治道者一言以蔽之此心之精神而已可以觀
四先生學術之同矣文信國云廣平之學春風和平定川之
學秋霜肅疑瞻彼慈湖雲開月澄瞻彼絜齋玉澤冰瑩一時
師友聚于東浙嗚呼盛哉
祖望謹案甬上四先生之傳陸學楊袁舒皆自文安而沈
自文達宋史混而列之非也四先生之遺文亦惟沈集絕
不可見惜夫

定川言行編袁正獻公所輯補

吾儕生長偏方聞見狹陋不得明師畏友切磋以究之安能自
知不足前無大敵短兵便爲長技甚可懼也
學者工夫當自閫門始其餘皆末也今人驟得美名隨卽湮沒
者由其學無本不于閨房用力焉故曰工夫不實自謂見道祇
是自欺
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言學
啜菽飲水貧寒所不免惟盡其歡則可盡歡二字學者當熟味
之
嬰兒戲于親旁呼之則至撫之則悅了無閒隔學者此心常存
可謂孝矣

錢盡再來事幾一失不可復得李宰相絳之言也

吾儒急務立大本明大義耳本不立義不明雖討論時務條目何爲

學者無以精神淘喪于陋巷偏僻之習

梓材謹案謝山所錄定川說九條其末條移入晦翁學案

附錄

袁絜齋狀其行曰考君生平大節寧終身固窮獨善而不肯苟同于衆寧齟齬與時不合而不肯少更其守凜然清風振聳頹俗使時見用必能震朝廷之綱折奸回之萌屹立中流爲世砥柱亦可爲難矣然世之知君者如此而已至于日進其德駸駸自期于純全博大者鮮能知之君雖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

苟自恕知非改過踐履篤實其始面目嚴冷清不容物久久寬平可敬可親面攻人之短退揚人之善切磋如爭歡愛如媚古所謂直而溫毅而宏者殆庶幾乎始居家塾非聖哲書未嘗誦習及遊太學亦然嘗作詩箴其友曰爲學未能識肩背讀書萬卷空亡羊每稱陶靖節讀書不求甚解會意欣然忘食此眞讀書者史籍傳記采取至約後與東萊呂公伯仲極辯古今始知周覽博考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事僕孜孜講求日益深廣有足以開物成務者其可敬也夫又編言行曰君天資高邁語勁而氣充足以祛人鄙吝之習養人正大之氣愛國發于至誠語及時事常頻顧處心積慮未嘗不在斯世始子與君還往時方務記覽恥一不知日夜勞苦君

爲子言吾儒之學在植根本無妄倣其精神予恍然異之聽君議論宏大平直坦乎如九軌通衢而反視予所習者縈紆繚繞直荒蹊曲徑而已乃盡棄其舊業精思一意求所爲根本者君又爲予引之諸師友間以恢廣其所未至君之成就友朋而大有功于吾道者若此

雲濠謹案謝山爲四先生祠堂碑文云定川與東萊兄弟極辯古今閎覽博考晚年雖病中不廢觀書

象山門人

徵君沈先生炳

沈炳字季文端憲之弟也年未四十棄去場屋師事象山務窮性理趙忠定公以遺逸薦之不就固窮終身補

附錄

舒廣平答季文書曰所示太極說謂易之極卽心之極甚善人皆有此極而不自明無他私念障之也補

謝山竹洲三先生書院記曰竹洲在鄞西湖之南蓋十洲之一三先生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爲書四明洞天之闕以題之卽所稱眞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徵君亦授徒于忠定觀中于是端憲兄弟並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爲吾鄉倉監昕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城東還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乃以場木爲製船每忠公與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相與出竣

于岸上或竟入講堂討論終日或同泛湖上忠公爲詩以
紀之曰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
素裘我欲從之恐淹留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
修微風一動生波頭飛棹來往倘則休是也方端憲遊明
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尚無恙相與極辯古今以求周覽
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賢相之經綸
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于開物成務而後已則夫忠
公之來所以商量舊學而證明新得當不知其若何也端
憲之父簽判故程門私淑弟子端憲則受陸文達公之傳
而徵君師文安其兄弟分宗二陸宋史竟以端憲系之文
安門下誤也端憲尤睦于成公及其家居忠公又宦于鄞

切磋倍篤故沈氏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

舒沈講友

文元楊慈湖先生簡 別爲慈湖學案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 別爲絜齋學案

忠公呂大愚先生祖儉 別見東萊學案

廣平同調

博士楊先生琛

楊琛字獻子奉化人貢器識富文學紹熙四年進士嘗爲江東
提刑司幹辦公事經學淵源鄱陽士多師事焉拜國子博士召
試館職時韓侂胄專政遂拂袖歸杜口不言時事端平初特官
其子斯立 參寧波府志

廣平家學 胡汪三傳

學士舒先生鈌

舒鈌字和仲文靖之長子純仲其弟也袁正獻公嘗與先生書曰賢昆仲朝夕歡聚浸淫磨礱有日新之益此乃兄弟爲友朋也甚善更宜日課一經一史尤佳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夫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是雖聖人千書不敢廢況他人乎純仲近讀何書更在賢伯氏程督之耳補

祖望謹案正獻公與先生帖蓋在守江州之時帖尾諄諄勸讀書嘗見延祐慶元志中載正獻一帖亦答舒氏兄弟者大畧與此相同深戒學者騖高遠而不覽古今此是當時爲陸學者之習氣正獻及之不一而足可以知陸學本不如此及其流弊至于如此則是傅子淵包顯道之徒有以致之而楊袁不爾也故延祐志所載帖極稱慈湖之讀書此帖正可彼此互相證明陸學精處正在戒學者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學者可不戒乎

舒先生鈌

舒先生銑合傳

舒先生鍇合傳

舒先生鎳合傳

舒鈌舒洗舒鍇舒鎳皆文靖子而和仲之弟文靖既沒諸子壹遵先訓秩然有倫相勉以善道鄉黨中以爲儀表云參袁絜齋集

梓材謹案文靖之子有字敬仲字純仲者未知于四先生何當也

廣平門人

博士李三江先生元白 附子以稱以制

李元白字景平本奉化人遷居鄞之三江口其大父佾烈士也建炎之難張俊劉洪道棄郡走蔣安義迎降列城瓦解佾奮然曰河北二十四郡豈無人乎因與董之邵任戡共起義兵于奉化之泉口女眞兵至三戰三卻之奉化以是得完事定不言功而恩賞亦弗及至先生始以儒術起初受業于蔡文懿公幼學傳其經制之學已而受業廣平文懿爲舍人以先生上世起兵事聞進論其功有詔贈佾修武郎先生累官至國子博士深于詩禮其論荒政賑卹極有條理皆得之廣平者也三江舊有李

朝散祠蓋先生講學之地元時尚存鄭眞嘗言于當事重葺之而今不可問矣先生子以稱以制以益從弟口伯諱伯森皆踵世科而以稱與先生同登第時人傳爲佳話以制嘗爲徽州教官人皆稱其有廣平遺法

少卿袁晉齋先生肅 別見絜齋學案

羅先生子有

羅子有新安諸生之一也廣平與徐子宜書有云羅氏子進學不怠向所得全是釋今轉得甚端的 補

鄧先生夢眞

汪先生行簡 合傳

戴先生洏 合傳

鄧夢眞汪行簡戴沆與羅子有皆廣平之徒也廣平在新安與慈湖書言與學中諸生自得羅子有鄧夢眞汪行簡戴沆皆有起發可進今皆不可考矣

元英門人 象山再傳

諸葛先生□

梓材謹案謝山奉臨川帖子五引呂大愚遊候濤山記云舒元英亦與其徒諸葛生來元英廣平弟也攷諸葛氏爲越中藏書三家之一後以其書入四明四明志紹熙元年進士諸葛安節貫紹興與豐宅之同楊宅之與元英爲同門嘉定十三年進士諸葛十朋安節從子元英之徒當卽其人

定川家學 焦許三傳

沈先生傳會

迪功沈先生魯會 合傳

別駕沈先生省會 合傳

沈先生敏會 合傳

沈傳會魯會省會敏會並叔晦子皆業儒傳父業魯會改名木山用本宗蔭爲迪功郎 參周益公集

雲濠謹案省會爲端憲第三子字智甫官別駕袁蒙齋嘗贈以序爲言端憲之宏智淵識

定川門人

竺先生大年

竺大年字耕道奉化人性行嚴重長于說禮鄉人皆化之爲沈氏之入室也著有禮記訂義楊琪銘其墓

宗羲案竺氏先世服田大年之父竺頎始遣其子從師他日喜而語舒廣平曰諸子自得師粗厲之習變而爲儒雅暴慢

之氣轉而爲溫厚非曩日比矣蓋頎之意亦淺鮮矣而豈知追源學脈者乃及大年哉然則人亦何必羨夫貴仕也

舒先生衍 別見絜齋學案

芻先生鈁 見上廣平家學

呂先生喬年 別見東萊學案

舒氏續傳

郡守舒先生津

太學舒先生滸 合傳

舒津字通叟文靖之從孫也登景定三年進士第遷太學博士知平江府弟滸字平叟景定八年入太學通叟讀書績學平叟清苦獨立皆傳其家學者也 補

吏部安先生劉

安劉汴人居鄞之小溪以詩義冠多士善清言三歷祕丞郎官嘗爲賈相客而以科名自持卒不得用按先生官至吏部其詩學得慶源輔氏之傳 補

梓材謹案是傳本之袁清容師友淵源錄謝山詩話以先生爲廣平再傳弟子蓋三江門人也 別見深寧學案

王先生良學 別見通叟門人 胡汪五傳

州判李霽峯先生洧孫

李洧孫字甫山寧海人師事舒通叟登宋咸淳甲戌進士第授迪功郎黃州司戶參軍未上而宋亡大德六年爲杭州儒學教

授以黃巖州判致仕人稱為靈峯先生修

傅夢泉——從子道夫
　　從子正夫別見慈湖學案

陳苑別為靜明寶峯學案
曾潭續傳

鄧約禮——子泝
　　傅子雲見上象山門人

鄧遠
傅子雲——葉夢得
黃叔豐
張商佐

熊鑑
黃裳
彭興宗——陸持之 別見象山學案
詹阜民——喻仲可
顧平甫
利元吉
陳去華
諸葛千能——高公亮
諸葛受之
后斗文
后宗昭——鍾頴

孫應時——史彌堅 別見慈湖學案
胡衍 見下崇禮家學
胡拱
胡撙——子衛
子衍
陳剛
朱梓
朱泰卿
李伯敏

后余亨
后氏續傳
黃奇孫 別見潛庵學案

符初
周清叟
嚴滋
林夢英
張孝直
饒延年
鄒斌——吳淵
吳潛
趙師雍
趙師蒇
包揚——子恢

包約
包遜——羅必元見下驪塘門人
高商老
孟渙
李雲
豐有俊
潘友文
張明之
周良
董德修
危稹——羅必元

羅晉君
柴中守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歐陽鎮——羅晉君 見上驪塘門人
馮曾
並北谷講友

吳紹古
章節夫
游元
高宗商
李蕭——子復 見上象山門人
李復

徐子石——弟元德
晁百談
王允文
黃柑 父文晟
黃椿
黃棐
俞廷椿
邵叔誼——子脅子
繆文子
江泰之

徐仲誠
趙子新
邱元壽
口顯仲
劉堯夫
並象山門人
危和——羅必元
驪塘學侶——羅晉君 並見驪塘門人

餘姚黃宗羲原本　慈谿馮雲濠
鄞縣王梓材校刊
道州何紹基

鄞縣全祖望補定

槐堂諸儒學案

祖望謹案槐堂之學莫盛于吾甬上而江西反不逮如會潭如琴山以及黃鄧之徒今其緒言渺矣甬上之西尚有嚴陵亦一大支也述槐堂諸儒學案梓材案金溪學派自吾鄉諸家慈湖絜齋廣平定川而外謝山序錄盡歸槐堂諸儒學案嚴陵一支自錢融堂而盛融堂爲慈湖高第故併入慈湖

象山門人

通判傅會潭先生夢泉

傅夢泉字子淵號若水建昌南城人雲濠案一本作盱江人爲人機警敏悟疏通洞達學于象山雲濠案南城志云嘗遊陸象山朱晦庵張南軒之門自言少時知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後因困志知返適陳剛自槐堂歸因問象山所以教人者剛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辨志又言古者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日有終其身而不知自辨者可哀也已先生私心識之一日讀孟子公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胸中豁然尚未知下手處及見象山始盡知入德之方謂剛曰陸先生教人辨志只在義利嘗謂人曰人生天地間自有卓卓不可磨滅者在果能于此涵養于此擴充眞心善端交易橫發塞乎宇宙貫乎古今象山論及門之士以先生爲第一登淳熙二年進士分教衡陽士人歸之者衆太守亦加禮焉有一二同官頗與違言先生處之裕如也時陳止齋爲漕使先生與之講學止齋心折其言象山臨卒前數日或自衡陽來呈先生與周平園論道五書象山嘆曰子淵擒龍打鳳手也宰寧都邑號難治先生一化以道不踰年俗大變平園以爲有西漢循吏之風遷淸江判卒于官所著有石鼓文嘗講學會潭之泝學者稱曾潭先生先生性地剛毅然多偏自言初見象山卽聞艮背行庭之敎已而見張南軒于荆州見朱子于南康不安于象山之說者十年及在衡陽乃深信之先生于朱子尤多相左象山言其疏節闊目佳處在此其病處亦在此及其卒也或言其以喪心而死然眞西山跋其行狀謂先生之卒縣大夫繪像祠于學而祝之其後四十餘年部使者以其學行聞于朝有詔建祠于邑

之玉虛觀側則喪心之言不足信也修

附錄

張南軒與朱元晦書曰澧州教授傅夢泉來相見乃是陸子靜上足剛介有立但所論學多類揚眉瞬目之機子靜此病會應切之否亦殊可懼補

又曰夢泉守師說甚力此人若肯聽人平章他日恐有可望補

宗羲案陸子之在象山五年閒弟子屬籍者至數千人何其盛哉然其學脈流傳偏在浙東此外則傅夢泉而已故朱子曰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然則此數千人者固多旅進旅退之徒耳今傳數十人于此其槩可睹矣

推官鄧直齋先生約禮附子沆

鄧先生遠合傳

鄧約禮字文範本盱江人以壻于李侍郎橘園遂家臨川橘園于陸子為前輩而論學最契故先生與其妻弟肅皆師象山在槐堂中稱齋長有求見象山者象山或令先從先生問學登淳熙五年進士官德化丞兼攝邑事葺理涧徹得民心象山貽書當路盛稱其治為溫州教授與葉水心相得甚懽調常德府推官卒于官先生篤于庸行嘗謂人曰某得一官但能少濟諸貧困兄弟耳象山嘗稱夢泉宏大約禮細密學者稱直齋先生先生嘗與同門生利元吉彙建昌自有科舉以來進士為題名碑而請朱子為之記且言願發明國家所以教人取士之意有異

于古欲使學者讀之而知所警朱子甚善其言因謂二君蓋皆嘗有所學而得其所貴于已者但推其說以告于鄉之後進使之因所感發以求夫古人之所以教者盡心而有得焉則聲名文字之盛彼將有所不屑而況不義之富貴也說者但見朱子晚年多排象山然觀記中之語則其以公義相取者又未嘗不在也元吉紹熙元年進士先生次子沆字德裁嘉定十三年進士累官淮西帥幕措置江防佐大帥孟珙解齊安圍功第一歷遷刑部侍郎所至以廉見稱晚年坐累遷謫自號巽坡先生羣從有名遠者亦師陸子修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

傅子雲字季魯號琴山金溪人成童登象山門以其少使先從鄧文範尋晉弟子之位象山歸自京師先生亦入太學道相值共泛桐江答問如響應天山精舍成學者坐以齒先生在末席象山令設一席于旁時命先生代講或頗疑之象山曰子雲天下英才也及出守荊門使居精舍象山執手語之曰書院事俱以相付其為我善乳薪傳謂諸生曰吾遠守小郡不能為諸君掃清氛翳幸有季魯在願相親近象山嘗謂先生骨相寒薄道雖明恐不得行晚奉大對葛丞相邺期以首選不果先生曰場屋之得失窮達不與焉終身之窮達賢否不與焉時人以為名言主甌寧簿決訟必傅經義人人服之先生嘗作保社議其中言鄭康成註周禮半是緯語半是莽制可取者甚少象山最是其言紹定四年袁甫持節西江修明象山之學為建象山書院

時槐堂高足惟先生在巖然上座所著有易傳論語集傳中庸大學解童子指義離騷經解撫州守葉夢得故先生弟子建三陸洞于金溪以先生配修

黃先生叔豐

張先生商佐合傳

熊先生鑑合傳

黃叔豐字元吉金溪人象山仲兄九敘之壻師事象山最久象山詳其及門之士首傳子淵次鄧文範次卽先生善學不自發問每誘致諸生來授學令其各以疑義前請而從旁聽之象山知荆門軍先生從之記所答問之語題曰荆州日錄時陳止齋始以漕至貽書象山論學而傳子淵亦分教衡陽先生往焉止齋初有疑于子淵之言及先生至始深信之象山嘗曰元吉相從一十五年最得老夫鍛鍊之力其前數年方逐外中閒數年換入一意見窠窟去數年換入安樂窠窟去近年痛加鍛鍊始壁立無依傍而同門生嚴松直言先生之學當出子淵之上先生諸寮壻張商佐字輔之周清叟字廉夫熊鑑字口口俱師象山而廉夫所記陸子語錄最佳修

郡守黃先生裳

黃裳字元吉寧德人少有奇節師事象山應淳熙二年武舉魁南宮三歷郡守俸入多以給親舊任子恩必先其兄之子而後己子

梓材謹案黎洲原本此下有不自發問與陳止齋講學象山鍛鍊等語皆屬金溪黃元吉事蓋因其同字元吉而誤

彭世昌先生興宗

彭興宗字世昌金溪人受業槐堂文安令其教授諸子稱其有法淳熙十四年文安奉祠歸家先生登應天山樂之因爲建一精舍以居文安卽所謂象山者也文安旣卒先生以丙辰訪朱子于家問其何故而來先生以書院頗少書籍因購書故至此朱子曰緊要書亦不須幾卷某向來愛如此其後思聚者必散何必役于物自文安論心學以來議者多以爲不講讀書之功然朱子告先生語卻合文安之旨世人不盡知也先生之行朱子又贈之以詩曰象山聞說是君開雲水參天瀑響雷好去山頭且堅坐等閒莫要下山來以時方嚴黨禁也修

祖望謹案劉季章嘗言告子是孟子弟子世昌曰孟子于

弟子皆姓名之告子獨稱子蓋同時著書之人象山于告子之說亦未嘗深非之而或有省處考亭謂其滿腔子是禪蓋以此則先生晚年亦爲朱學矣

知州詹默信先生阜民

詹阜民字子南梓材案先生號默信見其門人喻可中傳遂安人累官宗正寺丞兼駕部郎中知徽州府先生初見象山象山言後世學者溺于文義知見繳繞蔽惑愈甚先生退而盡屏諸書後來疑其不可問之象山曰某何嘗不教人讀書他日侍坐象山曰學者能常閉目亦佳先生遂學靜坐夜以繼日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竊異之擬質象山象山曰子何以束縛如此乃自吟曰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豈不快

哉先生釋然

附錄

陳北溪答趙季仁書曰象山本得自光老道光號佛照今楊袁門下多是引接僧道等人來往以爲覺者甚多此間九峯僧覺惠者詹喻顧皆以其得道之故與之爲朋詹悟道時嘗謂他證印法門傳度從來如此然則此一家學問分明是空門宗派縱待說得精微玄妙不過是彌近理而大亂眞補

祖望謹案子南以淳熙六年侍學于陸子自言初見請教大旨以當識義利公私之辨又案子南嘗從張南軒遊以所類洙泗言仁者察之終不能仁及見陸子始解然子南所言漸近頓悟絶類慈湖遺書中語是乃陸子之學所以招後人之議者

縣丞利先生元吉

利元吉字文伯盱江人文安高弟也梓材案先生紹熙元年佐進士互見鄧直齋傳

邑金溪文安子伯微將師事之先生謝不敢參魏鶴山集

陳先生去華

陳去華廣中人象山問之尋常與點一段如何理會答以理會未得屢問屢答如前象山強之說曰三子只是事上著到曾點卻在這裏著到象山詰之曰向道理會不得今又卻理會得從此頓有省自敘聽話一月前十日聽得所言皆同後十日所言大異又後十日與前所言皆同因作十詩而別是時廣中皆得南軒之教謂之南方之學先生歸而變之學人謂之北方之學

進士諸葛誠之先生□合傳

諸葛千能

諸葛受之先生□

諸葛千能字誠之會稽人淳熙進士以乾道八年見陸子遂學業焉先生嘗以書貽朱子論曹立之墓表事欲解兩家之爭先生有兄字受之佚其名亦師陸子同邑胡達材亦以乾道八年侍陸子稱其資質甚美天常亦厚及其問學以爲若有神明在上在左右則陸子非之修

宗羲案諸葛誠之問學于朱陸二家相難誠之以學徒競辯爲非言之于晦翁亦悵然其言也象山言誠之嗜學甚篤又有筋力朋友閒尤所賴者

梓材謹案謝山爲俞歎翁傳云山陰胡達材兄弟亦師象山而諸葛誠之往來諸儒之閒又奉臨川帖子二明言諸

附錄

□□□曰誠之資質雍實有志世故心實愛之但恐未免爲才使補

又曰誠之明決有力向來良得其助但義理儘少涵泳辭色間多與人忤補

又曰誠之誠長進但向來相聚見其病多在矜之一字嘗力告之若不痛于此下工夫則思慮雖親切終必失之補

知軍石天民先生斗文

石斗文字天民新昌人也隆興進士臨安府學教授史丞相薦其學行遷樞密院編修上書論曰朝事譬之千金之家必嚴大

門以司出入一旦疑守者而掀開便門不知其私之滋甚于大門也知武岡軍補

侍從石應之先生宗昭

石宗昭字應之新昌人與兄斗文同問學于朱呂陸三氏之門初爲象山所喜復感于異說而祭東萊之文以爲后火電光是區區者之不足恃象山見之駭其迷繆尋先生異時書問一束封之題曰石應之公案已而會于臨安以公案示之先生欲持去象山曰不可觀足下神思今不能辨此此書非吾相對剖決亦長物耳以進士第授無爲軍教授積官至侍從象山謂高宗商曰觀應之容貌言論與曩者判若二人今遂居臺閣益令人憐之耳

祖望謹案石應之由祕書正字直華文閣侍御史公揆孫也公揆以劾秦檜廢然嘗攻伊川之道

判軍孫燭湖先生應時

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也學者稱爲燭湖先生父介胡宗伋高弟以古道著所稱雪齋先生者也先生八歲能文師事象山以進士尉黃巖朱子持常平節一見卽與定交任滿士民欲置田宅留居之辭不受邱忠定公帥蜀辟先生以行是時吳氏世將蜀人畏之會吳挺疾忠定遣先生視之以覘其軍情挺盛有所贈先生辭不受歸告忠定曰挺行且死然其子曦必叛宜因其死遣統制權領其軍而檄總領楊輔兼利州安撫以節制之別選將才以革其世將之弊忠定然之及挺死如其策知常熟縣

已代矣太守以私憾招撫之謂其負倉粟三千斛其實前令積逋也士民爭擔負爲償而太守愈不喜竟坐貶秩尋起判邵武軍未赴卒其後吳曦復入蜀竟叛朝臣訟言先生問學深醇行誼修飭見微慮遠能爲國家弭患請錄其後詔補其子下州文學先生家門雍睦合膳同居所稱世友堂者也修

宗義案季和問學于朱陸之間而所師者則陸也

附錄

季和改常熟令大興教化立子游祠朱子記之以爲武城絃歌之化復見于今

季和以乾道八年見陸子其後親詣槐堂受業亦嘗問學于朱子

中散胡達材先生拱

胡拱字達材東浙人象山言其資甚美天常亦厚但前此講學用心多馳騖于外而未知自反

梓材謹案姚江胡氏譜載先生爲紹興壬午鄉舉贍中散大夫

提舉胡崇禮先生撙

胡撙字崇禮達材之弟質性類于其兄孫燭湖稱其天資如古人樂善急義若嗜欲官至浙西提舉茶鹽司幹辦二子衛衍修

教授陳先生剛

陳剛字正己盱江人雲濠案一作建昌之歐江人以進士官教授初見象山而歸傅子淵問之先生曰先生諄諄只言辨志象山言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先生不以爲然象山曰足下才氣邁往而

學失其道凡所經營馳騖者皆適以病其心耳晦庵謂學者曰象山之喜正己者何事葉賀孫曰喜其有才

祖望謹案正己早與劉淳叟同師陸子甚稱許之已而先生遊浙中師同甫又師東萊陸子貽止齋書嘆其半塗異志慕用才術者也朱子亦深不喜之言其輕薄資質本自勞攘又為同甫伯恭教以權數其叛陸子于諸人為最甚其錄象山論學之語示人謂顏子悟道後于仲弓孟子無如告子何易繫辭淫非夫子作朱子謂正己甚乖蓋卽譏其輕薄之習今觀陸子集中全無此等議論

朱先生梓

朱梓字濟道金溪人與其弟亨道泰卿年皆長于象山而師事之先生言象山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槩是令人求放心不復以言語文字為意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矣一日問自見先生後臨事惟恐有失反不能如前之勇決象山曰子卽今自立正坐拱手自作主宰萬物皆備于我有何歉闕先生嘗與象山亨道同與鵝湖之會亨道以元晦不能無我不能如伯恭之虛中也

附錄

朱濟道力稱贊文王象山謂曰文王不可輕贊須是識得文王方可稱贊濟道云文王聖人誠非某所能識曰識得朱濟道便是文王

朱先生泰卿

朱泰卿字亨道金溪人與其兄濟道偕事象山先生嘗從鵝湖之會謂朱子欲人先博覽而後返之守約象山欲先發明其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以此不合然發明之說未可誣也元晦見二詩有不平語似未能無我又曰伯恭慮陸與朱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于一其意甚善然伯恭蓋有志于此謂自得則未也先生之言在象山弟子中蓋亦錚錚者視濟道當過之然直言東萊未能自得亦似乎易其言先生之自得者其已足與東萊角乎象山弟子坐累在此修

李好古先生伯敏

符先生初合傳

李伯敏字敏求一字好古高安人也少時嘗與其宗人交訟于官劉靜春清之見之為說易之訟家人二卦先生瞿然即以訟貲市程傳歸遂為學者先生又嘗以書通問朱子朱子答云向來見陸刪定所聞如何若以為然當用其言專心致志庶幾可以有得不當復引他說以分其志若有所疑亦當且就此處商量不當遽舍所受而遠求也東問西聽以致皇惑徒資口耳空長枝葉是以有問而未敢對也先生得書遂終身為象山之學不復名他師同時有符初者字復仲蓋符敘之族人也亦師象山而以書問朱子答云見陸丈同書其言明當且就所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卻轉迷惑也修

宗義案敏求問下手工夫象山曰能知天地之所以予我者至貴至厚自然遠于非僻敏求曰非僻未嘗敢為象山曰此

是硬制將來甚費力敏求曰以今年較之去年殊無寸進象山曰當爲者有時而不能爲不當爲者有時而爲之此是不長進若泛然求進不過欲以己先人此是勝心他日謂敏求曰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無向來亹亹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今吾友守定如何得活敏求由是精進嘗有詩云紛紛枝葉漫推尋到底根株只在心莫笑無絃陶靖節箇中三嘆有遺音象山首肯之

附錄

問伯敏云作文如何伯敏云近日讀得原道等書猶未成誦但茫然無入處先生云左傳深于韓柳未易入且讀蘇文可也此外別有進否吾友之志要如何伯敏云所望成人目今未嘗敢廢防閑先生云如何樣防閑伯敏云爲其所當爲先生云雖聖人不過如是但吾友近來精神都死卻無向來亹亹之意不是懈怠便是被異說壞了夫人學問當有日新之功死卻便不是邵堯夫詩云當鍛鍊時分勁挺到磨礱處發光輝磨礱鍛鍊方得此理明如川之增如木之茂自然日進無已今吾友死守定如何會爲所當爲防閑古人亦有之但他底防閑與吾友別吾友是硬把捉告子硬把捉直到不動心處豈非難事只是依舊不是某平日與兄說話從天而下從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嘗硬把捉吾兄中間亦云有快活時如今何故如此伯敏云固有適意時亦知自家固有根本原不待把捉只是不能久防閑稍寬便爲物欲所害先生云此則罪在不長久上卻如

何硬把捉種種費力便是有時得意亦是偶然伯敏云卻常思量不把捉無下手處先生云何不早問只此一事是當爲不當爲當爲底一件大事不肯做更說甚底某平日與老兄說底語想都忘了伯敏云先生常語以求放心立志皆歷歷可記先生云如今正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也若果能立如何到這般田地伯敏云如何立先生云立是你立卻問我如何立若立得住何須把捉孔門惟顏曾傳道他未有聞蓋顏曾從裏面出來他人外面入去今所傳者乃子夏子張之徒外入之學曾子所傳至孟子不復傳矣吾友卻不理會根本只理會文字實大聲宏若根本壯怕不會做文字今吾友文字自文字學問自學問若此不已豈止兩段將百碎問近日日用常行覺精健否胸中快活否伯敏云近日別事不管只理會我亦有適意時先生云此便是學問根源也若能無懈怠暗室屋漏亦如此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何患不成故云君子以自昭明德古之學者爲己所以自昭其明德今之學者只用心于枝葉不求實處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心卽是一箇心某之心吾友之心上而千百載聖賢之心下而千百載復有一聖賢其心亦只如此心之體甚大若能盡我之心便與天同爲學只是理會此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何嘗滕口說伯敏云如何是盡心性才心情如何分別先生云如吾友此言又是枝葉雖然此非吾友之過蓋舉世之弊今之學者讀書只是解字更不求血脈且如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伯敏云莫是同

出而異名否先生曰不須得說說著便不是將來只是滕口說
爲人不爲己若理會得自家實處他日自明若必欲說時則在
天者爲性在人者爲心此蓋隨吾友而言其實不須如此只是
要盡去爲心之累者如吾友適意時卽今便是牛山之木一段
血脈只在仁義上所以令吾友讀此者蓋欲吾友知斧斤之害
其材有以警戒其心日夜之所息息者歇也又曰生息蓋人之
良心爲斧斤所害夜開方得歇息若夜開得息時則平旦好惡
與常人甚相遠惟旦晝所爲梏亡不止到後來夜開亦不能得
息夢寐顚倒思慮紛亂以致淪爲禽獸人見其如此以爲未嘗
有才焉此豈人之情也哉只與理會實處就心上理會俗諺云
癡人面前不得說夢又曰獅子咬人狂狗逐塊以土打獅子便
徑來咬人若打狗狗狂只去理會土聖賢急于教人故以情以
性以心以才說與人如何泥得若老兄與別人說定是說如何
梳是心如何梳是性情與才如此分明說得好劄地不干我事
須是血脈骨髓理會實處始得凡讀書皆如此又問養氣一段
先生云此尤當求血脈只要理會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當吾友
適意時別事不理會時便是浩然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蓋孟子當時與告子說告子
之意不得于言勿求于心是外面硬把捉底要之亦是孔門別
派將來也會成只是終不自然孟子出于子思則是涵養成就
者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孟子之言大抵皆因當時之人處己太
卑而視聖人太高不惟處己太卑而亦以此處人如是何足與

言仁義也之語可見不知天之子我者其初未嘗不同如未嘗有才焉之類皆以為才乃聖賢所有我之所無不敢承當著故孟子說此乃人人都有自為斧斤所害所以淪胥為禽獸若能涵養此心便是聖賢讀孟子須當理會他所以立言之意血脈不明沈溺章句何益

伯敏云伯敏于此心能剛制其非只是持之不久耳先生云只剛制于外而不內思其本涵養之功不至若得心下明白正當何須剛制且如在此說話使忽有美色在前老兄必無悅色之心若心常似如今何須剛制 並象山語錄

周先生清叟

周清叟字廉夫（雲濠案一作周廉夫字清叟黃元吉叔豐之僚壻也同師象山所記象山語多論書易其祭象山文有云天為斯文乃生先生指學者之肯肩示入聖之門庭不緻繞而支離誠坦然而可行曩之以秋陽之白濯之以江漢之清繼孟子之絕學舍先生其誰能

縣丞嚴守軒先生滋

嚴滋字泰伯臨川人端重明敏象山嘗曰始吾聞泰伯賢今觀其氣象聽其談論乃可與適道者累舉進士不第嘗著十論叩閽言事不得用郡守禮請為學正大新講舍屬周平園記之晚主彬陽簿調縣丞嘉定八年列狀請于本州以象山謚法為言卒得賜云所著有寄松牕稾守軒草錄東征雜著 修

附錄

象山言泰伯只是好勝見一好事便直前余以為即做得亦不

是事好心卻不好

祕丞林山房先生夢英

林夢英字叔虎一字子應大父自閩清徙臨川先生與象山年相若而篤信其學遂師事之登淳熙二年進士授祁陽簿再調衡州法曹所至整飭嚴明爲部使者及郡守所知每遇改官五刻俱集知武陵縣大修學宮教士太守嘗延至郡庠講學誨諸生曰今之士涉獵以爲博組繪以爲工淪胥陷溺本心日喪何學之云聞者感發通判靖州討平洞蠻知武岡軍未上退居城西金石臺建樓藏書徜徉其間薛叔似辟爲安撫司參議官甫六月隨司罷歸召除國子監丞遷宗正丞權工部郎又遷祕書丞權司封郎奉祠歸年踰八十學者稱山房先生修

張先生孝直

張孝直字英甫臨川人性孝友恬于利欲師事象山窮理最密其于先儒經學心有未安雖伊洛諸儒議論亦不肯爲苟同晚年與章節夫齊名蔡介軒亦重之梓材案蔡介軒疑是蔡久軒傳寫之譌卒年七十七所著有周易詩書語孟中庸口義五十餘篇又有要言渾象原意雜詩等藏于家修

隱君饒止翁先生延年

饒延年字伯丞號止翁崇仁彭原人家臨川魁岸倜儻初師文達公子壽繼師象山嘗稱其開豁有力量先生淹貫經學旁究律歷方輿技數之書眞西山極重之隱居不仕值歲歉穀價翔涌先生以錢米和糴指天自誓穀價定于此矣捧斗概量以米

中錢數爲準時斗米百錢而先生所得僅六十五遂爲定價鄉人德之太守欲薦于朝固辭而止紹定三年以避寇難卒于金陵雲濠案黎洲原本云明燭焚香趺坐而逝年八十一訃至太守爲位于寺哭之魏華甫題其石曰有宋長者饒止翁之墓修

司戶鄒南堂先生斌

鄒斌字俊甫臨川人博記敏識初受學于李德章陸氏門牆之盛自德章師文達公復齋始而先生爲德章高弟壽得鄧名世春秋學嘗應省試士多未省汶陽田所由失先生曰陽虎居鄆入于讙以鞅遄以奔喪經不書諱之也一日見象山問平日何學以求放心對一語契合鵝湖之會先生從行登嘉定四年進士授德安司戶黃榦守漢陽貽書叩所學答曰人能識孟子第一義然後可以死見象山而不辱其門制使使經理三關措置有方初開禧閒金犯應城進士陸桂迎降之邑免于屠會宣司補官事覺先生以春秋誅心之法定其罪至決魚湖訟平漢陽獄皆當人心制使欲薦之留于幕府辭曰制使性剛某亦性剛恐不相容漕使吳柔勝命二子淵潛往師之丞耒陽武岡有冤獄辭連州縣先生勘契咸服宰人稱神明袁蒙齋甫作象山書院欲延先生主其事以老病辭端平更化趙汝談薦之有旨都堂審察不赴除獄祠致仕所居南堂藏書萬卷陸子之門稱多學者祗先生一人而已有南堂學者稱南堂先生修

直閣趙先生師雍

趙先生師蕆合傳

趙師雍字然道黃巖人淳熙十四年進士雲濠案台州府志然道官至朝議大夫直寶章閣與弟師蔵字訊道俱師陸子亦兼學于朱子先生嘗言諸公傷于著書而其心反有所蔽意指朱子陸子聞而非之以爲必其心先有蔽而言之蔽因之故敢于著書豈可言因著書而反蔽其心陸子卒先生致書朱子言惜不及見兩家論辯有所底止朱子答之有徹帝千金之語蓋亦諷之先生兄師淵字幾道卽爲朱子修綱目者弟師夏字致道則朱子孫壻也近作考亭淵源錄者目先生爲叛徒據先生之學原是陸子分位多然其于朱子不過意見不盡合今置之胡紘傅伯壽之列則繆矣修

包克堂先生揚

包先生約合傳

包先生遜合傳

包揚字顯道號克堂南城人雲濠案一作建陽人兄約字詳道弟遜字敏道皆師象山初先生在南豐時嘗詆朱子有讀書講學充塞仁義之語朱子以告象山象山亦大駭答以此公好立虛論須相見時稍減其性後遺先生書責其怪及象山卒先生率其生徒詣朱子精舍中執弟子禮蔡季通之貶也朱子將爲經營先生以禍福已定不必徒加勞攘朱子善之然先生嘗葺朱子語爲四卷今多載入語類中其間有先生平日之言託于朱子如所載胡子知言一章以書爲溺心志之大穽者後黎靖德編朱子語始削去之象山嘗曰某何嘗教人不讀書故一聞先生在南

豐時之語斥之不遺餘力而先生少時之見埋藏八識田中且欲以誣朱子是眞陸氏弟子之失傳者固宜後世之人直言交安師弟以讀書爲大禁也敏道喜譚禪見劉後村集修

宗義案包顯道詳道敏道同學于朱陸而趨向于陸者分數爲多

州守高先生商老

高商老括蒼人登進士第歷官至撫州守刻象山集幷其兄復齋集于郡學自言嘗從象山遊頗自奮勵今老矣學不加進然而默識心通豈欺我哉初先生知宜興縣時朱子社倉之法新奉詔施行閒有應者莫能遠也先生實始爲之而治故瀆疏積水以防水旱新縣中社稷之位幷作風雨雷師于其側以虔祀事又修學宮籍閒田以爲廩斥長橋僦金以附益之朱子皆爲之記又稱其能教人從事于爲己之學而不汲汲乎誇多鬬靡之習以追時好而取世資蓋亦深許其學也先生守撫州時嘗辟黃榦爲清江令云修

通判孟先生溱

孟溱字濟父自澶淵徙臨川淳熙二年進士授徽州教授淮西總所幹官知華容縣通判陽州知荊門軍奏罷馬粱歷新店三稅務蠲削浮征人皆德之再知饒州除倉部員外郎不赴除廣東提舉遷運判調奏利民五事皆見施行官未滿乞納祿奉祠卒先生性孝友執喪三年雖有疾不敢飲酒食肉田廬遜諸弟外舅芮氏無嗣族人分其貲留以待先生先生曰此芮氏物吾

何與焉居官未嘗飾廚傳以公清方正見稱先生少學于臨汀楊方又學文于莆田劉夙兄弟長師象山補

李先生雲

李雲者興國人也將家子少時欲合數百人爲盜一日見象山翻然自悔遂請業焉亦嘗往見朱子朱子以書告象山曰李子誠不易知向學但亦漸覺好高鄙意且欲其著實看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將家之舊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談元說妙卻恐多無所成反壞其天性氣質卻未必如乃翁樸實頭地無有許多勞攘也先生復見用于畢再遇帳下稱艮將其家祠祀象山以報其成就之恩補

軍帥豐先生有俊

豐有俊字宅之鄞縣人學于象山先生常遊酒家偶見小妓疑其爲故人女累目之酒罷女入曰豐官人識妾否詰之果故人女先生曰子且需之先生與臨安尹有契明日以告之曰吾僅有錢百千從公更貸二百千以爲嫁費尹嘉其誼卽召入府厚贐具嫁尹卽王宣子佐也補

謝山跋豐宅之傳曰四明諸志俱不爲豐吏部立傳秖上虞志有之然不能具其顛末吏部爲槐堂高弟而傳不言其承學統其贖孤女事見行營雜錄而傳不言其篤行案後村哭吏部詩曰江表依公稍自強訃聞朝野共淒涼蠡移北府兵皆散笳返西州宅已荒又曰庚時才業未全伸晚建油幢白髮新春土爲城塵滿面握拳猶戰膽通身則

吏部由京朝官出守藩時蓋開禧嘉定之閒江淮方有兵事而吏部蓋有勛績者也其夢吏部詩曰老猶奮筆排和議病尙登陴募敗兵天奪偉人關氣數時無好漢共功名又曰朝給賻錢方掩骨家無餘帛可爲衾然則吏部之節壯矣其廉又可知也他日當博訪其事附之宋史

提舉潘先生友文

潘友文字文叔金華人德鄙時之從子象山稱其慈祥懇惻一意師慕善人服行善事嘉定中官至提舉福建常平茶鹽公事先生亦嘗貽朱子書論學有不敢向外馳求不作空言解會之語亦槐堂之教也補

張先生明之

張明之字誠子貴溪人世居龍虎山中父琬爲高宗扈從勞臣先生其四子也先生之母周氏爲陸氏中表兄弟故先生從象山先生有才氣象山嘗貽書謂其鄉人有斷斷不可志祿動之意雖不必學爲鄉原而迫切糾急之失所當戒云補

進士周先生良

周良字元忠南城人嘉定七年進士其師象山最久象山謂其心志專誠故與言者必有感動行檢嚴整故與處者必有絕行應天山書院既成象山與彭興宗書曰世昌相信之意甚篤鄙意每欲世昌降意與元忠講切元忠之學固未可謂便是然其篤實躬行之日久有非泛泛所能及者其所長處如某亦就而取決焉世昌未易輕之也先生亦嘗問學于朱子所謂把持此

心一念忽生則此心反爲所引去者也平時九與羅樞密點善

補

隱君董心齋先生德修

董德修字仲修樂安人也三赴漕試不第遂絕意仕進曰吾族自有顯庸者矣何必入官隱居力學終日靜坐潛心理窟從之遊者多有成就學者稱曰心齋先生　補

知州危驪塘先生稹

危稹字逢吉臨川人舊名科淳熙進士孝宗更名稹歷知潮州漳州卒學者稱爲驪塘先生嘗遊陸子之門陸子嘗問學者曰有自信處否對曰只是信幾箇子曰陸子徐語之曰漢儒幾个杜撰子曰足下信得過否學者不能對問曰先生所信者若何曰九淵只是信此心驪塘嘆曰學子所對所問亦佳只是象山又高一著此老極是機辯然亦嫌其近于禪也　補

祖望謹案驪塘此言則晚年非純爲陸子者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以詩名著歷屯田郎官上言國家治亂之故忤用事者出知漳州後歸與鄉老爲率眞會所著有巽齋集蟾塘和其弟也又案謝山劄記有驪塘說一條今移入龍川學案

幹辦吳先生紹古

吳紹古字子嗣安仁人也從象山遊任茶鹽幹辦官　補

梓材謹案先生卅齋象山與之書云草廬在二池之閒欲名以濯纓當爲書之其一池日浸月見象山年譜

章從軒先生節夫

章節夫字仲制學者稱從軒先生臨川人從陸子在象山中終日不倦以夜繼之陸子嘗勉以硬豎脊梁深造遠到先生嘗取

朱陸辭異旨同之處集而疏之名曰修和管見晚年從學者益衆著書數十萬言皆發明諸經之旨蓋自朱陸爭辯以來陳止齋葉正則皆嘗欲調和之卒莫能得先生之書實爲趙東山諸人之祖補

縣丞游先生元

游元字淳夫撫州人直祕閣經之曾孫爲人外和易而中介特讀書必求古人用心之所在九深于易嘗讀坎卦有契幾忘寢食服膺象山之學論議平實爲文健贍以進士主安化簿攝邑事以理學訓士子議減泉司鐵課以利民邑鄰溪洞凡訟關風化必懇惻開諭令其愧服調縣丞以長子鑾主南嶽祠就養卒陸氏門人自傅鄧諸子而外以鄒南堂章從軒與先生爲著補

教授高先生宗商

高宗商字應朝浙江人也乾道八年侍學九與楊敬仲舒元賓相契常任邕川教授朱子與詹元善書曰高教授所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爲已必能開導其後先生以講義寄示朱子朱子謂其發明深切遠方學者得所未悉必有感動而興起者然但可謂初學一時之計當更教以日用平常意思涵養玩索工夫弗使流于欲速助長之病先生之官邕川楊敬仲方在浙西蓋淳熙十年以前也其官階所至未考補

教授李仲欽先生肅

李先生復合傳

李肅字仲欽橘園侍郎浩之子其先世自南城徙臨川橘園在

高孝兩朝爲名臣然最服象山之學象山少年無意應舉橋園力勸始以周禮應試先生少讀史記至晏子御者曰以富貴驕人者雖妻子亦笑之耶人服其識登淳熙八年進士授漢州司戶攝理掾獄以平反稱調江西運使帳司秩滿例有送還錢卻不受當事因以廉吏舉先生笑曰是足爲廉乎監文思院中門調衡州教授訓士諄至齋舍無所容則闢武侯祠以居之子復字信仲亦隨其父學于象山 補

知州徐先生子厚 附弟元德

徐子厚字勁仲臨川人性簡易力學嘗聽象山講集義義襲之說具有省發與范應鈴爲文字交登慶元五年進士主閩簿再調鄂州錄事參軍講遍防著外治論十三篇上之授西外宗教改知溧陽判光州薦統領萬文勝可用逆全寇淮欲窺浮光先生與太守嚴備賊不敢犯知賀州陛辭極言係邦防邊之要上首肯改幹辦諸司審計丐外得澧州而卒先生視貨利若有所浼不以窶貧少有所動其居室壁閒無非前輩訓戒之詞所著有西銘章句雜著弟元德字靜翁學于其兄寶慶二年進士漢梁令 補

知軍晁先生百談

晁百談 雲濠案西江人物志作伯談 字元默臨川人太中大夫訒之曾孫深于春秋登淳熙二年進士授吉州教授周平園稱其文主管官告院時權臣開邊先生輪對言內修不可忽大舉不可輕當舉剛正士以強本朝丐外知南康軍陛辭猶以除戎器飭邊備爲

言至郡適旱蝗後首罷科率之令貴粟薄征民無流徙會奉祠杖屨游廬阜賦詩集爲歸田雜著再起知道州嘆曰吾嘗慕元結爲春陵當使萬物吐氣惜老矣恐不能踐斯言也入仕籍四十年家無餘財有帶川集二十卷先生學于象山其授受言論不可考補

進士王先生允交

王允交字交伯豐城人乾道中進士從象山遊尤爲彭子壽所知嘗介之于楊誠齋示以所作虞雍公碑有諒彼高宗之語先生引詩涼彼武王正之誠齋謝曰一字之師也子壽以論韓侂胄死貶所嘉定初先生袖諫章謁樓攻媿于京師具劄籲冤攻媿爲請于上得邀贈卹時人義之有棲碧類稾補

黃先生榦父文晟

黃先生椿合傳

黃先生槩合傳

黃榦字達材南豐人其父文晟篤學高行當世稱壺隱先生嘗與象山通書論學故先生與其弟椿字康年槩字彥文並學于象山先是壺隱嘗得李延平所授朱子講義鈔成一卷其後先生請朱子跋之云彥文最爲陸子所稱嘗令其誦屈子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安窮之語以厲其益壯之志補

梓材謹案先生父字世成象山誌其墓謂余不識世成而得其爲人比十數年辱余以書無曠時若所嚴事云

縣令俞先生廷椿

俞廷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主南安簿調懷安兩易古田

令秩滿充金國禮物官還特旨差江西安撫使幹會大治奸民盜鑄因緣生變大帥及漕使奏爲節制軍馬先生廣布耳目以獲盜爲鄉導凡十八日平之復富民監再除新淦令先生師事象山倜儻多大志博通經術嘗言周禮司空之官多散見于五官之屬先儒汨陳之故因司空之後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著復古編其使金而還也因紀次其道路所經山川人物與夫言語事物之可考據以備采聞者爲北轅錄補

機宜邵先生叔誼

邵叔誼雲濠案朱子文集作叔義象山之徒也官機宜象山嘗與之書云君子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唐周之時康衢擊壤之民中林施置之夫亦帝堯文王所不能外也又云今謂之學問思辨而于此不能深切著明依憑空言傳著意見增疣益贅助勝崇私重其狷忿長其貢恃蒙蔽至理扞格至言自以爲是沒世不復此其爲罪浮于自暴自棄之人矣又與之書云蓋後世學者之病多好事無益之言假令記憶言辭盡無差爽猶無益而有害況大乖其實盡失其實耶又云茲得來示方知窒塞如初此乃向來不得眞實師友講貫傳授類皆虛見空言徒增繆妄今能盡棄前非務明正理則此心之靈此理之明誰得而蔽之又云得元晦書其蔽殊未解然其辭氣窘束或恐可療也參象山文集

繆先生文子

繆文子象山之徒也嘗云某始初來見先生若發蒙然再見先

生覺心下快活凡事亦自持只恐到昏時自理會不得象山云見得明時何持之有人之于耳要聽卽聽不要聽則否于目亦然何獨于心而不由我乎

附錄

象山語錄曰繆文子資質亦費力慕外九殞每見他退去一似不能脫羅網者天之所以予我者至大至剛至直至平至公如此私小做甚底人須是放教此心公平正直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某今日作包顯道書云古人之學不求聲名不較勝負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今人之學正坐反此耳

又曰人須是開時大綱思量宇宙之閒如此廣闊吾身立于其中須大做一箇人文子云某嘗思量我是一箇人豈可不爲人卻爲草木禽獸先生云如此便又細了只要大綱思且如天命之謂性天之所以命我者不殊乎天須是放教規模廣大若尋常思量得臨事時自省大不到得被陷溺了

江先生泰之

江泰之亦象山之徒嘗問某每懲忿窒慾未其放心然能暫而不能久請教象山答曰但懲忿窒慾未是學問事便懲窒得全無後也未是學者須是明理須是知學然後說得懲窒知學後懲窒與常人懲窒不同常人懲窒只是就事就末

徐先生仲誠

徐仲誠□□人嘗請教于象山象山使思孟子萬物皆備于我

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仲誠處槐堂一月一日問之云仲誠思得孟子如何仲誠答曰如鏡中看花答云見得仲誠也是如此顧左右曰仲誠眞善自述者因說與云此事不在他求只在仲誠身上既又微笑而言曰已是分明說了也少閒仲誠因問中庸以何爲要語答曰我與汝說內汝只管說外良久曰句句是要語象山曰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是要語象山答曰未知學博學箇什麼審問箇什麼愼思箇什麼明辨箇什麼篤行箇什麼

趙先生子新

趙子新亦象山之徒也象山稱歎其美質謂人莫不有夸示己能之心子新爲人稱揚反生羞愧人莫不有好進之心子新恬淡雖推之不前人皆惡人言己之短子新惟恐人不以其失爲告羣居終日默然端坐陰有以消夫氣習之澆漓者多矣可謂人中之一瑞但不能進境可憂耳或云年亦未壯答云莫道未也二十歲來一日子新至語之曰莫堆堆地須發揚車前不能令人軽何不發揚

邛先生元壽

邛元壽邵武人從象山聽語累日自言少時獨喜看伊川語錄象山曰一見足下知留意學問且從事伊川學者既好古如此居鄉與誰遊處元壽對以賦性冷淡與人寡合象山云莫有令嗣延師否元壽對以延師亦不相契止是託之二子耳象山云既是如此平生懷抱欲說底話分付與誰元壽對以無分付處

有時按視田園老農老圃雖不識字喜其眞情四時之閒與之相酬酢居多耳象山顧學者笑曰以邵武許多士人而不能有以契元壽之心契心者乃出于農圃之人如此是士大夫儒者視農圃閒人不能無愧矣象山因言世閒一種恣情縱慾之人雖太狠狽其過易于拯救卻是好人劉地難理會嚴松云如邱丈之賢先生還有力及之否象山云元壽甚佳但恐其不大耳人皆可以爲堯舜堯舜與人同耳但恐不能爲堯舜之大也元壽連日聽教方自慶快且云天下之樂無以加于此至是忽局蹐變色而答曰荷先生教愛之篤但某自度無此力量誠不敢僭易象山云元壽道無此力量錯說了元壽平日之力量乃堯舜之力量元壽自不知耳元壽默然

梓材謹案此從黎洲所節象山語錄移入爲傳語錄原本元壽默然愈惑退嚴松別之元壽自述自聽教于先生甚樂今胸中忽如有物以梗之者姑鈔先生文集歸而求之再來承教傳文未足備錄之

口先生顯仲

口顯仲佚其氏嘗問象山云某何故多昏象山曰人氣稟清濁不同只是完養不逐物卽隨清明纔一逐物便昏睡了顯仲好懸斷都是妄意人心有病須是剝落剝落得一番卽一番清明後隨起來又剝落又清明須是剝落得淨盡方是

梓材謹案以上六先生並移象山語錄而爲之傳

通判劉淳叟夫

劉堯夫字淳叟金溪人年十七師象山第三兄庸齋尋師文達最後師文安嘗好閉目靜坐乾道己丑入太學四試兩優遂釋

禍時號走馬上舍滈熙二年進士除國子正遷太博陛對極言時相之失以爲天子有私人則外廷有具位外廷有具位則公卿有他徑又曰奏治天下在明辨乎邪正是非之大者退朝上目送之曰監司須得此人時楊誠齋薦士于王淮列朱子等六十人滈叟與焉謂其立朝敢言劉光祖亦極稱之言其排斥權倖甚勇通判隆興府已而滈叟忽背象山之學言其大謬朱子責之以爲子靜之學卽有未當堯夫不可如此詆之是其質薄滈叟尋學禪遂爲僧陸子深嘆惜之未幾卒所著有井蕖齋集

補

謝山奉臨川帖子二曰撫州府志言滈叟以隆興通判卒官而或傳其晚年嘗爲僧觀陸子與止齋書言其冒暑歸自臨江病痢踰旬不起可哀此卽年來避遠師友倒行逆施極可憚念春夏之間某近抵城闉見其臥病方將俟其有瘳大振拔之不謂遂成長往然則府志卒官之說似諱其事而爲之辭者不然何以有歸病城闉之語也朱子謂滈叟不意變常至此某向往奏事時來相見極口說陸子靜之學大謬某因詰之云若子靜學術自當付之公論公何得如此說他此亦見他質薄然其初閒深信之畢竟自家不知人然則滈叟先已叛陸子之學後乃歸佛乘耳攷滈叟年十七卽爲陸子弟子始師庸齋繼師復齋其于槐堂講席之誼最深故朱子責之以薄也朱子又言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滈叟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

打坐某斥之曰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作怪愚嘗謂陸子之教學者諄諄以親師取友爲事且令人從事于九容而弟子輩多反之雖以高足若傅子淵俱有未免斯所以累與朱子相左要不可謂非弟子之失傳也陸子嘗論門下之士以爲淳叟知過最早今觀草廬所作井蕖齋集序稱淳叟天資超特人物偉然而深悲其早達不得久于親師有微詞焉則其牴牾亦早也淳叟之判隆興事跡不著而朱子論治三吏事云淳叟太掀揭故生事是卽陸子所云淳叟事殊駭聽以爲後生客氣者也淳叟與陳教授正己爲莫逆交正己初學于陸子已而學于同甫已而又學于東萊最後亦與淳叟同學佛然朱子謂當淳叟用功時過于正己故及其狠狽也甚于正己則以淳叟直爲僧而正己不過學其學也淳叟初爲誠齋所薦得預于六十人之列稱其立朝敢言風節固非苟然孰意其末造之遷喬入谷一至于此是又與后應之曹立之諸君之以意見不同而更學于他人者不可同年而語

驪塘學侶

主簿危蟾塘先生和

危和字應祥臨川人驪堂之弟開禧乙丑進士主上元簿再調隆興之南昌未至官而卒年六十四先生與袁蒙齋善其在上元也簿舍爲明道舊遊大閣祠宇廣養士員眞西山爲記其事始築書堂于臨川取陶靖節語自號閒靜居士 參袁蒙齋集

梓材謹案先生又號蟾塘見劉後村大全集再傳

會潭家學象山再傳

傅先生道夫

傅道夫子淵從子正夫之兄也嘗問答于慈湖參魏鶴山集

附錄

慈湖遺傅道夫書云濂溪明道康節所覺未全伊川未覺道夫昆仲皆覺補

傅先生正夫別見慈湖學案

直齋門人

主簿傅琴山先生子雲見上象山門人

琴山門人

知州葉是齋先生夢得

葉夢得貴溪人號是齋琴山之徒也由進士授祕書丞建石林書院延盧玉溪陸梭山講學其中有著述行于世參江西人物志

梓材謹案先生與吳人字少薀號石林者同姓名黃文潔云先生知撫州日嘗刻琴山文于郡齋

世昌門人

迪功陸先生持之別見象山學案

默信門人

㑹先生仲可

㑹仲可字可中嚴陵人陳北溪與黃寅仲書稱㑹可中資質極是純粹惜乎學問一偏纏肌入骨無可轉回者初開相訪開懷說其學問來歷及詹郎中悟道一段殊無隱情與他詳細剖析

確然固執其祭詹文道孟子千五百年後得其傳者惟象山象山之傳惟默信未嘗死全用佛莊死而不忘底意更何暇責云默信卽詹也補

梓材謹案先生又爲趙復齋高弟子復齋著易說先生爲之跋言復齋疾革時入省復齋謂曰余病中見處甚有進始知平時之言無一句用得亦無一句用不得

附錄

陳北溪答李公晦書曰浙閒年來象山之學甚旺以楊袁爲陸門上足嚴陵前輩有趙復齋詹郎中者爲此學種下種子趙詹雖已爲古人而中輩有喻顧二人者又繼之護衛少年多爲薰染大抵全用禪家意旨使人終日默坐以求本心更不讀書窮理

祖望謹案此段詆陸學都似有病

又答黃先之書曰嚴陵喻丈者舊雖造師門而後卻爲象山之學趙復齋者舊雖來往師門後亦從此學士之爲薰染者長者有顧平甫少者有邵甲王震

顧先生平甫

顧平甫喻可中之流也北溪與黃寅仲書云平甫資質亦莊靜叩其所學乃詹楊所傳授欲因其偏而爲之救絕曰不出一言累叩但乂手唱喏而已又不如可中之無隱其堅默如此補

誠之門人

高先生公亮

高公亮字和叔餘姚人也父國任篤學信道及登尹和靖高思

齋之門力行所聞窮老不衰先生師事諸葛誠之從淸熙閒諸先生長者遊咸嘉其志業參孫燭湖集

應之門人

知軍鍾先生穎

鍾穎字元達丹陽人也后應之弟子從事于有用之學金人內犯豐有俊帥淮西薦其強敏廉白時先生通判濠州行守事招來山東策應之士資其策力預從餉司得十萬石米因修城練兵以待之食有餘而幣不足乃創憑由以待之俟道通易以官楮已而金人至內固城守外成曹莊之捷自是凡三至濠皆不得逞召赴都堂已而知建昌軍以疾不能赴詳見漫塘劉文淸公所作墓志補

燭湖門人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別見慈湖學案

知軍胡先生衍見下崇禮家學

崇禮家學

侍郎胡先生衛

知軍胡先生衍合傳

胡衛字衛道累官禮部侍郎弟衍字衍道知溧陽軍皆胡撙子補

梓材謹案衍道一字晉遠孫燭湖先生之壻也蓋卽受學于燭湖胡氏譜載其爲嘉定辛未進士知漢陽軍事但謂贈中散大夫拱之子云

南堂門人

參政吳退庵先生淵

吳淵字道夫宣城人祕閣修撰柔勝之子也幼端重力學五歲喪母哀慕如成人嘉定七年進士調建德簿丞相史彌遠與之語欲授以開化丞先生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彌遠改容不復強丁父憂詔起復力辭不許復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于事親事親莫大于送死冒哀求榮大節埽地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曰語得無礙乎先生不顧服除差浙東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進權工部侍郎歷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使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慰撫而賙濟之境內肅然又知隆興府歲大歉講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萬九千餘人知鎮江府歲亦大祲因先生全活又六十五萬餘人丁母憂服除歷遷兵部尚書知平江府兼浙西兩淮發運使歲又大祲因先生全活者四十二萬餘人拜資政殿大學士封金陵侯賜衮繡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爲公丏祠復起爲觀文殿學士寶祐五年拜參知政事卒贈少師參史傳

丞相吳履齋先生潛

吳潛字毅夫參政淵之弟嘉定十年進士第一紹定四年都城火先生疏請修省恐懼以回天變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事以格君心爲先端平初歷官至江東安撫置守嘗陳九事曰顧天命植國本篤人倫正學術廣畜人才實恤民力邊事當鑒前轍措幣當權新制盜賊當探禍端以直論忤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改祕閣修撰後以工部侍郎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建築

隄堰以備旱潦至今民食其利及知臨安府乃論艱屯塞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求亨通之理淳祐十一年由紹興府入爲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累章乞歸田里進封慶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士通下情帝嘉納拜特進左丞相進封許國公鄂州被兵疏劾丁大全等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由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時羣小側目國事日非適將立度宗爲太子先生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先生以沈炎論劾落職責循州安置賈似道使武人劉宗甲毒之先生鑿井臥榻下毒無從入復開宴趣赴辭之者再不數日移庖就先生遂得疾曰吾將逝矣夜必雷風大作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時景定三年五月也循人聞之咨嗟悲慟德祐元年復官贈少師著有履齋遺集（雲濠案先生遺集四卷采入四庫集部）先生四綰郡組所至民不能忘其在政府時時以畜人材儲邊防爲亟遺疏雖不盡傳然其與史彌遠諸書具載集中猶想見嶽嶽不撓之槩詩詞激昂悽切在南宋亦不失爲佳手是固不但其人品足重矣　同上

祖望謹案吳毅夫疏言徐庾金等事曰強敵入我堂奧奸黨猶在衽席外廷紛紛蓋爲社稷陛下若以正人不當收召則是君子不足恃六經不足信而孔孟之道可廢萬一宗社輕搖恐天下後世書之曰亡國自臣潛始上爲之斂

容而隙由此開

克堂家學

文肅包先生恢

包恢字宏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皆從朱陸二子學先生弱冠卽聞心性之旨成嘉定十三年進士累以軍功擢知台州誅妖僧號活佛者及知建寧嚴禁淫祠民俗丕變數膺劇郡所至破豪猾去姦民治蠱獄課益鹽政聲赫然積官至刑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少保謚文肅先生在理宗時經筵奏對誠意懇惻至身心之要未嘗不從容諄至度宗至比先生爲程顥程頤少時文譽藉甚旣登仕籍轉爲功業所掩史傳亦不及其著作元劉壎隱居通議稱先生學爲時師表爲文下筆汪洋根據義理由其學力深厚不可涯涘故推重于後進如此著有周禮六官辯倣帝臺畧等書參史傳

敏道門人

寶章羅北谷先生必元見下驪塘門人

驪塘門人

寶章羅北谷先生必元

羅必元字亨父進賢人嘉定中進士累官撫州司法眞西山入參大政先生移書謂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通判贛州上疏論賈似道後以直寶章閣致仕參姓譜

雲濠謹案先生自號北谷山人劉後村大全集先生墓誌云公少師驪塘危公嬉塘危公壯爲性理之學與柴中守歐陽鎮馮曾講切是則先生之師友可見矣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卒年九十一且言先生嘗從危稹包遜學最爲有淵源見理甚明風節甚高至今人猶尊慕之則先生又爲包氏門人也

羅先生晉君

羅晉君字晉伯進賢人寶章必元從子也早從危驪塘稹嬉塘和柴蒙堂中守歐陽東谷鎮學所居東偏萬竹中作樓聚書萬卷扁曰經訓江古心萬里記之參劉後村集

北谷講友

柴蒙堂先生中守別見邱劉諸儒學案

歐陽東谷先生鎮

歐陽鎮字伯禹號東谷嘗遺陸伯微書自謂于象山之學有會心處馮聖與吳規甫亦極稱之清修篤孝臨終翛然參袁蒙齋梓材謹案蒙齋文集止稱歐陽伯禹攷之劉後村集誌羅北谷文蓋即東谷先生鎮也又案蒙齋所稱馮聖與即後村集之馮曾爾

馮先生曾

馮曾字聖與

仲欽家學

李先生復見上象山門人

機宜家學

邵先生雪子

邵雪子其父從陸子袁絜齋遊劉漫塘送之序云今之學者喜立言以自見夫太極氣之始大衍洪範數之元不爲之圖未易

曉而近世精一之傳有圖心性之分有圖皆爲蛇畫足

梓材謹案謝山節錄漫塘集此條而識云魯子恐是邵機宜之子故云其父從陸子袁絜齋遊當查今姑如其說補爲之傳以俟再攷

蠙塘門人

寶章羅北谷先生必元

羅先生晉君 並見驪塘門人

東谷門人

羅先生晉君 見上驪塘門人

會潭續傳

隱君陳靜明先生苑 別爲靜明寶峯學案

后氏續傳

州屬后遜翁先生余亭

后余亭字成己新昌人也后氏世爲講學家先生守先緒以咸淳進士官明州見宋且亡棄去隱沃洲自號休休翁丙子之亂轉徙萬山嘆曰吾家累世傳正學雲濠案兩浙名賢錄作吾家更八九世皆不失素業至子身益窮然不死于盜賊得奉遺體以從先人于九原幸矣又號遜翁且爲銘曰膠膠乎申申乎將久存以瘁子形乎寧亟歸以全吾眞乎悲夫時以致曲先生並稱云補

遜翁門人

黃先生奇孫 別見潛庵學案

宋元學案卷七十七終